

黄河的儿子

他的皮肤和黄河一个颜色，
他的血液象黄河一样澎湃，
一只木船乘风破浪，
他站在船头豪情满怀……

他曾掌舵飞渡三门，
他曾沉浮在波谷浪海……
当建设的信号在峡谷升起，
黄河的儿子呵，他立刻归来。

曾经有十八个黄河船夫

曾经有十八个黄河船夫，
他们的财产是一支木船，
他们在黄河上到处漂泊，
船上压一座生活的高山。

曾经有十八个黄河船夫，
纤绳磨破了他们的双肩，
他们拉着纤匍匐着前进，
低沉地吆喝着走过浅滩。

曾经有十八个黄河船夫，
他们用稻草包裹了木船，
他们要舍命飞渡鬼门河，
轮流着把一壶烈酒饮干。

曾经有十八个黄河船夫，
他们起锚离开了黄河岸，
浪涛把木船抛到了天空，
撞到礁石上变成了碎片……

曾经有十八个黄河船夫，
过三门留下了两个伙伴，
两个船夫在波浪里挣扎，
战胜了浊波浮到了河边。

这是十年前的一件事情，
今天老英雄又来到三门，
悲惨的故事永不会重演，
看我们的巨手扭转乾坤。

1956年8月，三门峡

梳 妆 台

在三门峡，被滚滚的黄河环抱着有六座石岛，公主河下游的一座石岛名叫“梳妆台”。

公主河流过的石岛呵，
你在河上高耸的楼台，
谁给你起了这个名字？
这名字我十分喜爱。

传说公主曾到三门峡游玩，
她曾在你上面梳洗打扮，
胭脂染红了你的石头，
放指环的地方金光闪闪。

也许这传说是真的，
公主却一去没有消息！

梳妆台，另一个女郎向你走来。
她比世界上所有的公主都美丽。

她来的时候黄河都会变清，
岩石都会开花，
激流都会安静，
黑夜都会悬挂明灯……

太阳会给她作镜子，
彩霞会给她抹胭脂，
水鸟会给她拂灰尘，
清风会给她梳顺发丝……

你听她的裙子在窸窣的响，
水电站就要出现在你的身旁，
她身上的首饰会把你燃成宝石，
她将天天偎着你的身子梳妆。

1956年8月，三门峡

信

邮递员把车铃按的叮呤呤响，
帐篷里走出来一位姑娘，
“不唤你的名字你就出来了！”
邮递员把信举在手上。

姑娘伸手就去抢信，
邮递员闪身躲在一旁，
“送这封信我多么慌张！
我几乎从陡崖栽到河上……”

姑娘给他端来一杯菊花茶，
他摇摇头又把话讲：
“信当然给你，可不知道
里边装的是什？是否违犯了规章？”

姑娘轻轻地打开信封，
一朵杜鹃花放出红光，
“他们又攀登了一座高山！”
姑娘欢呼着，把花朵放在胸脯上……

邮递员饮干了茶告别了工地，
他又把车铃按的叮呤呤响。
“这是工作汇报还是情书？
从她的眼睛里我真难猜想。”

1956年8月，于三门峡

灯 笼 记

我在街上走，
忽然停住了脚步，
看胡同口的三个孩子，
手里都提着花篮形的灯笼！

红烛静静地燃烧着，
它使彩纸折叠的花篮，
辉耀着五颜六色的光芒，
好象满篮子盛开的花。

那阳光吻红了的潮湿的花瓣，
把孩子们的脸都映红了。
衣裳也是红色的，
墙壁也是红色的。

在我的童年，

我也提过小小的灯笼，
那时候我有多少幻想！
我的幻想好象朦胧而又美丽的灯光……
但这时间是多么短暂！
我还没有长成大人，
风暴便把我的灯笼吹熄。

于是黑夜给我一条漫长的道路，
看我是跨过去；
还是淹没在夜的海底？
我曾经挤在囚笼一样的难民车上，
不能再看一眼故乡的月亮，
便离开燃烧的村庄和我的母亲。
我曾经住宿在屋顶嵌着寒星的路边破草棚，
醒来衣服上满是露水为我悲泣的眼泪。
我曾经在黑夜颠簸，匍匐前进……
当我找到了真正的灯火，
我曾经把我的血液滴到这个灯盏里，
这样，我才成了太阳的儿子……

今天的孩子是幸福的。
也许还会有风暴，
但没有风会把他们的灯笼吹熄。
我们要在阴谋探头的时候，

斩掉他的首级。
我们要在战争的导火线延烧的时候，
扑灭战火。
我们要保卫孩子
和他们手里的花灯笼。

今天的孩子是幸福的。
他们手里有灯，
他们的头顶有灯，
他们的心上有灯，
他们在睡乡，
也有共产主义的太阳抚慰他们的梦。

他们的幻想，
是我们生活里真实的东西，
象鸟的翅膀，
不管鸟是飞翔着，
还是跳跃在绿枝上，
它们都不会离开鸟的躯体……
当他们挂起小小的灯笼，
灯笼的光将化作早晨的彩霞陪伴他们。

1957年元宵节

山 村 传

一 页 村 史

这里是多么偏僻的山岭，
来访的只有山鹰、白云！
在这里居住的高山人家，
却有着不同的风俗、口音。

这个的老家在中州平原，
那个的故乡在黄河之滨……
天南海北怎样变成邻家？
让我们去问扶杖的老人——

象洪水把人们逼上树顶，
灾荒把穷人驱赶出柴扉，
千里乞讨，两手空空，

到哪里能叩开油漆的朱门!

路上舍弃了亲生的儿女，
荒郊掩埋了老人的尸体，
是白骨铺了一条道路，
饥饿把人们鞭上山脊。

一担酸辛来到深山，
和野兽搏斗，在山洞喘息，
我们在山坡上搭了草庵，
在岩石上开出了田地……

忍饥挨饿把种子撒下，
挥汗如雨在云里耕耘，
玉米悬挂出金色的纓络，
愁苦的脸上出现了笑纹。

收获的日子狂风暴雨，
地主象刀客把粮食抢去。
旧社会哪有一寸干净土！
平原、深山全握在地主手心。

再往哪里逃呵，再往哪里去！
在这里扎下来吧，扎下根，

象苍松的根穿透岩盘，
象峡谷的水劈开石门！

这就是我们的一页村史，
写成它的是多少仇，多少恨！
这就是南腔北调的来历，
一个山窝聚集着八府九州的穷人。

解放大军开进了深山，
我们是熊熊的火，隆隆的雷！
不同的口音发出相同的欢呼：
毛主席使我们变成高山的主人。

鞋 子 的 故 事

你可知道鞋子的故事？
是的，我们脚上穿的鞋子。
过去多少人梦见一双鞋，
象梦见一串铜元，五升粮食……

过去在这个深山窝，
除掉财主谁穿过布鞋！
赤足踩过尖硬的岩石，
用树叶裹脚走冰走雪。

夏天脚上淌着鲜血，
冬天把脚冻烂、冻肿，
我们的爷爷，我们的父亲，
多少代走不出穷困的里程！

现在全村有多少双鞋子？
这个难题你可能答出！
我曾经问过咱们的会计，
连他也难算出确切的数目。

雨天，换上胶鞋踩泥踩水，
雪天，换上棉鞋走入暖春，
娱乐，换上花鞋伴蝶舞，
劳动，换上山鞋脚踏飞轮……

我们穿的是翻身鞋，
我们走的是革命路，
永远记住鞋子的故事，
奔向毛主席指的高处。

山 乡 的 街 道

山乡的街道，

象一条鞭。
过去握在敌人手，
血泪染红青石板。

奴隶开山交白米，
樵夫砍柴交黑炭，
猎户打猎交虎皮，
药农采药交灵丹……

上街，抢光你的活命粮，
回村，只有鞭痕身上添！
那是一条罪恶的鞭子，
抽得山秃石头烂。

山乡的街道，
象一条鞭。
现在握在人民手，
重重山峰听使唤。

汽车开上摩天岭，
渠水淙淙绕山转，
花园修到云彩里，
梯田托出金银盘……

上街，公社参加治山会，
回村，一担山歌唱春天，
这是一条幸福的鞭子，
赶的是跃进骏马一架架山。

莲 妮

那边山坡上有一棵栗树，
树下的石子玛瑙般红，
这石子原来是白色的，
是莲妮的鲜血把它染成。

莲妮是一个穷苦的孩子，
六岁的时候被卖进深山，
三个窝头，一升玉米，
卖到地主家里当丫环。

小的时候让她刷锅，
够不着锅台，踩着板凳，
刷呵，刷呵，身子一扭，
栽到地上，浑身青肿。

还让莲妮看孩子，
伺候她的小小的主人，

地主婆娘一听见婴儿的哭声，
就扇她的脸，拧她的嘴。

长大一岁，添一堆活，
她还得倒尿盆、拾柴禾，
还得像驴子一样在磨道里转。
光着脚放羊去登山爬坡……

活儿重，活儿多，
肚里空，肚里饿，
干活，象个辕骡驾着车，
茶饭，残渣剩饭糠窝窝！

瘦得莲妮象干柴，
饿得莲妮心里慌，
放羊爬坡难挪步，
推磨晕倒在磨盘上……

莲妮赶羊又出栏，
放羊放到栗树边，
松鼠在树上忽东忽西，
芒壳果在枝头轻轻摇颤。

一颗栗子落到脸前，